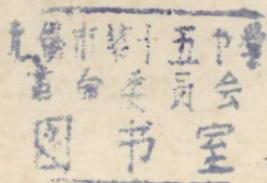


毛主席
光辉教育革命实践
教学参考资料



毛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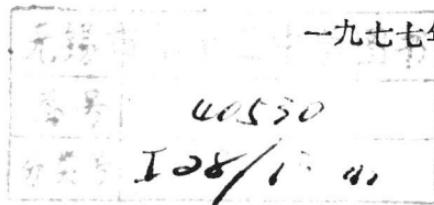
光辉教育革命实践

教学参考资料



杭州大学教育系教育史组编

一九七七年六月



毛主席光辉教育革命实践

教学参考资料

目 录

毛主席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故事	(1)
毛主席青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	(14)
毛主席亲手创办的第一所革命工人夜学	(34)
“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的革命活动	(39)
毛主席早期草拟的一份新型学校的计划	(74)
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一位同学的回忆录	(78)

无产阶级的第一所革命大学

——湖南自修大学	(81)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1921年)	(88)
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1921年)	(92)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1921年)	(94)
寒假期间同学们回去应做的工作	(101)
本校三周年之回顾	(103)
毛主席创办的韶山农民夜校	(106)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1926年)	(110)
革命的摇篮	
——回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119)

呕心沥血育新人	
——肖楚女同志在农讲所二三事	(138)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农村教育决议案	
(1926年)	(146)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1927年)	(150)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1927年)	(152)
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	(157)
毛主席、杨开慧同志在武昌农讲所	(164)
中央红色医务学校	(168)
毛主席在瑞金创办苏维埃大学	(172)
回忆苏维埃大学	(173)
森林中的红军大学	(174)
长冈乡的“列宁小学”	(181)
毛主席教红军战士学文化学政治	(185)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	(187)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	
(1941年)	(191)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1942年)	(196)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202)
熔炉	(211)
难忘的教诲	(221)
延安鲁艺生活杂忆	(228)
红色摇篮二十年	(247)

老警卫战士的回忆	(253)
革命青年学习的好榜样	
——毛岸英在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的事迹	(255)
幸福的回忆	(261)
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必须锻炼身体	(266)
毛主席关怀警卫战士学文化	(268)
在毛主席身边的时候	(281)
毛主席视察天津、南开大学	(284)
和毛主席亲切的谈话	(289)
毛主席视察武汉大学	(293)
毛主席来到我们的炼铜厂	(303)
毛主席在安庆一中视察勤工俭学	(307)
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312)
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	(314)

毛主席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故事

周世钊

自读自修收获大

1912年的春天，十九岁的毛泽东同志从辛亥革命时招募的“新兵连”退伍出来，考入了湖南第一中学。这个学校才开办不久，校舍、设备都很简陋，教师质量也不高，远不能满足求知如渴的毛泽东同志的欲望。

这年暑假中，由于不满意学校的一些措施，又没有钱交学费，毛泽东同志就决心从一中退学了。退学以后往哪里去呢？经过考虑之后，他决定实行早已行之有效的自修的读书方法。他想起：当他十六岁进入小学以前在家里搞农业生产劳动的时候，由于挤白天、抢黑夜、边劳动、边学习，读了不少的小说和宣传时事的小册子；在东山小学、湘乡中学、新兵连和湖南第一中学时，也由于自己千方百计找书读，读了一些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和中国古代历史，又看了多种报刊和一些名人传记。自读自修的的确是很有效率的学习方法。他作了这个决定之后，心里觉得轻松、兴奋，提着简单的行李，向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中学寄宿舍走去。在这里，他得到了暂时寄居的地方，开始了他新的自读自修的学习。

离新安巷大约三里的定王台有藏书丰富的湖南图书

馆。他每天在寄宿舍里吃过早饭后，就匆忙地走到馆里，赶上馆里开门时就进去看书。他伏在阅览室的桌上聚精会神地看，一刻不休息地看，到下午五六时馆里要关门了才出来。中午常常饿着肚子不吃饭；有时口袋里有零钱，就到街上买几个烧饼充饥，这就算是他一天中唯一休息的时间了。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天气逐渐冷下来，有时天空中飘洒着雨雪，他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雨雪中走来走去，到馆看书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一天。

这时候他看书的数量既多，种类也复杂，而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社会科学的著作。他读了亚丹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名学》以及世界地理、历史的书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等。对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诸书，认为立论新颖，译文畅达，更是反复阅读，不忍释手。仅仅半年多的时间，他看过的书达几十种。

这是他学习生活中最可纪念的半年。他的异乎寻常的丰收，不但在于读了几十种新书，增进了知识，还在于提高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为解放痛苦的群众的奋斗目标。这是他永远不能忘记的时间。后来他曾经向人叙述了这段难忘的记忆：

“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它替我打好了文化的基础。但在我的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却是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半年。这正是辛亥革命后的一年，我已经十九岁了。不但没

有读过几本书，连世界上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书，哪些书是我们应该读的，都一点不知道。及至走进湖南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应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一些。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象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吃菜一样。”

“我是这样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了半年，我读的书不算少，但我最大的收获却不在此，而在于我看见了世界地图。说来也真好笑，我读过私塾、小学、中学，也当过兵，但从来没有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不知道世界究竟有多大。在我的脑子里，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从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坤舆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都要站住看它一看，看起来使我大吃一惊，原来中国只占全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已看不见，韶山村更没有影子。世界真的大呀！世界既大，人就一定多，这样多的人怎样在世界上生活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以韶山村的情形来看，一般劳动人民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也有因为没钱吃药而活活病死的，也有交不出钱粮，被关进牢狱活活关死的，在韶山村我没有见过几个过得快乐的人。韶山村如此，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恐怕也如此，我真不解：人生世间，难道是应该过痛苦生活的吗？决不！这是由于制度不好，政治不好，使世界上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因而世界上最大多数的人都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这是不合理的，这样不合理的世界

是应该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上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乐的人、幸福的人！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的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的多！从这时候起，我决心要为中国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务。”

由于自学的收获特别大，后来毛泽东同志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仍以自学为主。1921年他在长沙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自己也参加在学生一起，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

顽强刻苦的学习精神

毛泽东同志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在1913年的春季。那是由于寄居已经半年的湘乡中学寄宿舍不让他再寄居，家里也不继续寄给他每月三块钱的伙食费才作出的决定。

湖南第一师范是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好的学校，当时正在辛亥革命后，学校里还有一点革新的朝气，聘了一些有学问的教师，能以立志、读书教学生。多数学生出身贫苦家庭，读书也还用功。毛泽东同志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他五年半的学习生活。由于他的刻苦自学，对新学和旧学都有了较好的基础，具有进一步增进知识的强烈欲望；特别是由于他怀抱革新社会，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远大理想，想充分利用学习机会，从读书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因此他炽烈而顽强的好学精神，远在一般同学之上。

大地还在酣睡，全校五六百个同学还在梦乡的时候，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已独自起床，进行冷水浴和六段体操

之后，就到自修室读书。这时室内还辨不清字迹，他就走到窗边，对着由窗口射进来的晨光朗读他所爱好的古文。下午课余，除做一部分必做的作业以外，常是到阅览室看报，到图书室借书，到后山君子亭等处和同学们讨论问题。晚上自习的两小时总是凝神静气地读自己喜爱的哲学书和社会科学书。大家入寝以后，他每天还要在路灯底下看一段时间的书刊。

学校规定：每天晚饭后，学生可以出校游散一回，毛泽东同志最喜欢和同学们到湘江边和粤汉铁路旁的山上散步。对着远山的夕岚，望着澄江的晚照，忘记了一天辛勤研读的疲劳，精神顿觉轻松爽朗。平时不谈闲话、不开玩笑的他，这时打开了话匣，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谈得最多的是历史人物、国际形势、社会问题和读书心得。有时引起了争辩，争辩得那样热烈，甚至接连几天的散步都集中在争辩这一个问题。他认为这样可以提高认识，增进学习兴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星期天除访问师友、参加体育活动外，从来不上街闲逛，更不去看戏、上馆子。偶然上街，多半是到书店里买书。

他学习的兴趣是很广泛的，从文学、史学、哲学到政治、经济的书都多方搜罗来读。古典文学除《韩昌黎全集》里的诗文多半能背诵外，也喜好读《楚辞》、《昭明文选》和陈同甫、叶水心诸人的文章。史地书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外，新出版的史地书，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也搜集浏览。哲学书除精心研读了鲍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之外，对中外哲理著作也广

为涉猎，尤好读谭嗣同的《仁学》。当时的政治、经济新书很少，他还爱看些中文译本的外国著述。

毛泽东同志没有多钱买书，所买的古书多是花钱不多、版本不好的。有一次他到旧书店里买回一部《韩昌黎先生全集》，发现书中纸破字错的地方不少，他向图书室借了一部好版本的韩集，逐字校对，补缺正误，费了很多的时间。平日阅读的文史政法哲学诸书多借自学校图书室，一年中间他借书的次数最多。当时一师图书室一个姓熊的管理员，成了他的好朋友，后来他组织新民学会时为最早加入的一人。

这时，杨昌济先生在校教教育和哲学，常教学生每天看报时要注意看新书出版的消息，以便尽先购买阅读。毛泽东同志发现有新书广告，就建议图书室购置，或向买有此书的师友借阅。他对于新书总以先睹为快，他追求真理和求新知识的欲望，是永远也没有满足的时候的！

多读多写多想多问的读书方法

在一师学习时期，毛泽东同志很注意讲求读书方法。他运用的读书方法最重要的是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

他对于爱好的诗文总是用高声朗诵和密咏恬吟相结合的方法反复诵读，以体会诗文的意义、气势、节奏和神味。读韩集时，已熟到能够背诵了的诗文，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读。坐在他邻近的同学，由于听他读的遍数多了，一些从来没有读过的诗文也能背诵出来。那时一位教他国文

的袁老先生常以“文到妙处无过熟”一语教学生，毛泽东同志是从实践中体会了这话的意义的。他读别的书籍时，遇到精粹言论，关键问题，也是低声默念，要使它达到差不多能够背诵的程度才止。

他用的笔记本很多，课堂听讲有课堂录，课后自修有读书录，此外还有选抄全篇文字的选抄本，摘录精要的摘录本。不论课堂课后用笔记录抄写，批评的时候特别多。经过五年的积累，写成的笔记本共有几网篮。这几网篮的笔记本后来都带回韶山家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报刊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现在仅存的几本笔记是有人从灰烬中抢救出来珍藏下来的。有一本一半是抄录的“离骚”和“九歌”全文，一半是记教师讲课的课堂录。凡他读过的书（借来的书除外）书眉上总是写着很多的批语和提纲。有一本用作哲学教本的《伦理学原理》，全书约计十万字，他在这书眉头上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而且全书逐字逐句都用墨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等符号。

同学在一起谈读书问题时，毛泽东同志常主张读书听讲都要多想一想，不论是古人的话、教师的话，必须通过自己的思考，对的才接受，不对的就要扬弃，囫囵吞枣的办法最要不得。的确，他是最善于独立思考、深入钻研的人。他读《韩昌黎全集》时，凡是他认为文章好、道理对的地方，就加圈加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的批语；认为文章不好、道理不对的地方，就打叉打杠，写上“不通”“荒谬”的批语。他在《伦理学原理》上面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中，有的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表示

赞成、反对、怀疑的话，有很多地方，则是根据先秦诸子、宋元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诸人的学说，加以综合、比较，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所发挥和批判的很多崭新的意思，常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眉批的墨迹有两种到三种，这就标志了他把这书看了多遍，有些地方对前面自己的批语又加批判和补充。从这些事例中，可看出他对文学的批评，理论的研究，都要用一定的尺度来进行缜密端详的检验，一字不放松，一毫不随便，他的学习态度始终是严肃的。

毛泽东同志有好问的习惯，也是他在学习中的一个特点。他认为学问“学问”，学和问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他常常喜欢和同学交换读书心得，也常常找教师去质疑问难。偕同几个挚友到板仓杨寓去请教杨昌济先生（在一师教哲学、教育学，为毛泽东同志最敬信的教师之一）每周至少有一次。他探出了留居本地或新从外地来长沙的名流学者的住所时，就趁星期天去访问，提出各种问题和他们讨论。如果北京、上海等地有他尊敬的学者，他就想方设法和他们通信。他和当时在北京某大学教书的某学者两年之间就通过六次信，每次的信都写得很长，所讨论的问题也很广泛，从国家大事、求学方法、体格锻炼、哲学思潮、人生观和宇宙观，直到挽救天下、改造世界的途径，都提出自己的主张征求对方的意见。1915年湖南一些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思想的人组织一个公开讲学的船山学社，毛泽东同志每周去听讲，常提出一些问题和讲课的人讨论，他从来就不放弃一切切磋学问、交流心得的机会！

除上述四多的学习方法之外，有时为了集中运用时间

和力量，专攻一书，将其他功课暂时摆一下，等这一战役胜利结束后再来理落，也是他常用的方法。

要读无字之书，要联系实际

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方法，除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这四多之外，还有“理论联系实际，读书结合游历”一条。

他和人谈读书问题时常说，我们要读活书，不要读死书；我们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什么是无字之书呢？就是实际，就是他当时提倡的“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他最看不起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认为他们只有一些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知识，靠这种知识来解决社会上的实际问题是不行的。有一天，他在读书笔记上写道：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穡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这就是说，一切有用的知识，必须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又必须从实际中去探求。

他又认为游历是从实际中探求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他对于古人所称道的，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探禹穴，周览天下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的说法，是完全同意的。他又在读书笔记中写了这样的话：“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把游历的作用看得何等重大！

在第一师范的几年中，毛泽东同志曾作了两次访问农村的短程游历：

1916年的夏天，学校已经放了暑假，毛泽东同志邀了一个在长沙教小学的朋友去作游学式的旅行。两人从长沙出发，穿着草鞋，携着包袱、雨伞，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游历了宁乡、益阳、安化等五个县。他们走过很多热闹的市镇，也走过很多冷僻的村落。每到一处，就找那里的农民谈话，了解地主收租、农民交租的情况，了解农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问题，了解土豪劣绅奴役、欺压和剥削农民的真相。晚上落到旅店，也找店家攀谈，询问当地风俗习惯和乡村新发生的事情。他们谦和的态度，亲切的谈话，很快就受到农民、店家的欢迎，很多人把藏在心里的悲苦和愤怒向他们倾吐出来。他们每天都接触一些新问题，获得一些新知识，都是书本上不能学到的。秋季开学时，毛泽东同志回到学校，他告诉同学说：“我做了一次游学先生。”

第二年暑假中，毛泽东同志又和蔡和森同志围绕着洞庭湖东岸和南岸，步行游历了几个县。他们沿途访问农民，访问学校，也参观一些名胜古迹。毛泽东同志在路上写过几篇通讯，用生动、通俗而又有风趣的文字，暴露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寄给湖南通俗报发表，吸引不少读者的注意。

当他们结束这次丰收的旅行回到长沙时，蔡和森同志把这段农村生活告诉他的母亲说：农民才见我们时，摸不清我们究竟是什么人，等到我们和他们接谈以后，他们又欢迎我们，招待我们住宿、吃饭，告诉我们农村中许多新鲜事情，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实际知识。热天走长路，虽然比较辛苦，但我们觉得很值得。

经常阅读报刊、研究时事

除开对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兴趣很浓厚以外，一师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对报纸杂志的阅读，也是天天不间断、越来越有兴趣。

第一师范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多人的阅报室。湖南的、上海的、北京的有名报纸每天都被安置在报架上面。来这里看报的学生很多，而每天必到，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又能特别注意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的，却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

他常利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他看报很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几点钟；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见各国城市、港口、江河、山岳的名称用中文写出，然后再把他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大家尊他是“时事通”。如果有时事问题不明了的，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修室、运动场找他不到，就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到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和同学们谈时事，他分析本国和世界的政治、军事的形势，是那么详尽，是那么明晰，是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

一个常常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看报的一师同学回忆当

时情景说：“那时，我是天天看报的，因为从报纸上可以找到我所爱好的诗歌、小说和小品杂文。我每回到阅报室时，差不多都遇见毛主席也正在那里看报，但没有交谈过什么。有一个星期天，我从街上回学校，恰好和他走在一起，我们边走边谈，谈到国内时事，谈到欧洲大战的形势。他详细分析了奥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境内被杀，德国威廉第二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怎样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美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的话有时间、有地点、有充分的根据，使我听了钦佩之余，感到很惭愧。同样天天看报，他分析得很清楚的问题，我却一点也说不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在一师时，就一心一意想从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时事问题，以寻求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途径，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从严重的灾难中解放出来，不象一般青年学生为寻求趣味而看报，为寻求个人的出路而学习。”这段话确切说明了毛泽东同志读报刊的目的。

《新青年》杂志于1915年创刊后，毛泽东同志即成为它最热情的阅读者，对李大钊同志诸人的文章尤为注意，并将其中精要的段落圈出和摘录。有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他完全同意《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剥削制度；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迷信与独裁的主要论点，并决心为贯彻这些主张，以改造中国而奋斗。